

论俄语词类

Л·В·謝尔巴著

时代出版社

“俄語教學與研究”叢書之三

論 俄 語 詞 類

[蘇聯] Л. В. 謝爾巴著

宋南天 丁曼予 譯

哈爾濱外國語學院“俄語教學與研究”編輯室校

時 代 出 版 社

1957年·北 京

Л. В. Щерба

О ЧАСТЯХ РЕЧ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內 容 提 要

“論俄語詞類”是 Л. В. 謝尔巴院士關於俄語語法的著述中極受推崇的論文之一，內容論述俄語詞類與詞的不同形式的問題。В. В.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為了評述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曾寫了一篇論文說明它的價值。現將以上兩文譯成漢語出版，以供我國讀者參考。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印刷廠印裝

1957年6月北京初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2/32 字數：30千字

1—5,500冊 定價(10) 0.20元

論 俄 語 詞 類

近几十年來，俄羅斯語言學中，在修訂俄語語法初級教程的內容方面，出現了一個很老的問題，即所謂詞類的問題。在大多數歷史較久、早已定型的語言的語法和辭典里，存在着一套傳統的、也是早已定型的術語，這套術語一般說來能滿足實際的要求，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想去尋找這套術語的根據和檢驗這些術語是否符合邏輯。在普通語言學的著作中，對於“詞類”這個問題通常都是從一般的“詞類”範疇的來源這一角度來處理，只是偶而才從這些範疇如何在不同的語言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一角度來處理；並且很少談到下面這一點：如果把每一種語言做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現象來對待而不是通過別種語言的三稜鏡去觀察的話，那末這些詞類範疇本身也會因語言的區別而有所不同。

因此，針對每種個別語言在其歷史的某一時期的情況，全面地重新考慮詞類這個問題，大概不是徒勞無益的。我並不想說，我在这方面能有什么新穎獨到的見解，我只試圖就社會上受過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現代的活的俄語來談談這個問題。^①

但是在談俄語之前我想談一些一般性的問題。

1. 雖然當我們把一些個別的詞劃歸到這種或那種“詞類”範疇中去就可以得到一種詞的分類，但是未必可以把“詞類”的這種劃分就看作是詞的“科學的”分類的結果。要知道，任何一

① 這里我不能不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阿夫霞尼科·庫里科夫斯基的“俄語句法”這部書。這部著作約在二十年以前使我第一次考慮到這個問題。在新近問世的參考書中，我最應當感謝的是別科夫斯基的“俄語句法的科學論述”一書，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對俄語深遠細緻觀察的寶庫。——著者

种分类法都包含着分类者的某种程度上的主觀見解，特別是包含着分类者的某种程度上的任意選擇的分类原則，可以选作分类的这样的原則是很多的，並且根据这一点來說，假如我們僅僅为了給詞“分类”，那么是可以找出許多比較巧妙、比較成功的詞的分类法的。例如，可以把所有的詞分成能引起愉快情感的詞和無所謂的詞；或者分成基本詞和派生詞，而前者又可分成單獨的、沒有親屬联系的詞和具有这种联系的詞，等等。H. H. 杜尔諾沃在其“什么是句法”一文（載於1923年第4期“國語教學”）中曾公正地指出，像上面那樣進行分类的可能性是很多的（見第66—67頁上的註）。Д. Н. 烏沙科夫在其卓越的語言學教科書中直接地教導我們說：詞的分类法有兩種——一种是按意义分类，一种是按形式分类。

然而，在“詞類”的問題上研究者根本用不着去按照某种看來似乎博學的、聰明的、但頗具偏見的原則去給詞分类，他應該去尋找：究竟哪一種分类法能特別穩固地為語言系統本身所接受，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因為問題完全不在於“分类”——去尋找某种詞彙意义在每种特定的情況下究竟应当归入哪个一般的范疇，或更明确一些說，在該語言系統中究竟應該分出哪些一般的范疇來。

2. 不言而喻，这些范疇應該具有某种外部表現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外部表現形式，那么范疇本身在該語言系統中也就是不存在的。或者，由於实际存在的語义上的联想，确实存在着这些范疇，那么它們也只能是潛在的，而並非實現了的，如俄語中“顏色”的范疇，就是这样。

3. 各种范疇的外部表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类型的詞的“变化”，前綴，后綴，詞尾，句重音，語調，詞序，特殊的虛詞，句法关系，等等。

变格是俄語名詞和形容詞的特征；^①但在拉丁語中動詞也能变格（試比較拉丁語中的動名詞——gerundium）。人稱變化在許多語言中是動詞的特征；但在某些語言中靜詞（именá）也可以變位，即按人稱變化。（參看 А. 魯德聶夫著“蘇利—布利亞特方言”，第1冊，第38頁。）由此可見，認為人稱範疇只是動詞的特征的看法，顯然是一種偏見。

動詞的人稱變化可以用詞尾表現，如拉丁語中的 am-o（我愛），am-as（你愛），am-at（他愛），或用特殊的前綴表現，如法語中的：j'aime（我愛），tu aimes（你愛），il aime（他愛）（試比較代詞 moi 我的，toi 你的，lui 他的），或俄語中的：я люб-и́л（我愛過），ты люб-и́л（你愛過），он люб-и́л（他愛過）^②（這些形式與現在時的 forms，即 я люблю〔我愛〕，ты любишь〔你愛〕，он любит〔他愛〕完全一致，句法關係相同，沒有像 «любили́й» 這樣的 forms，等等——這一切都說明了，應當把這些 forms 理解為同一個詞，即動詞 любить〔愛〕的不同 forms）。

歐洲一些語言中的冠詞是名詞的基本特征：如德語中的 handeln（行動起來）是動詞，das Handeln（行動）是名詞。

在 Когда вы при́ехали?（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這句話中，重讀在 когда（什麼時候）上，表明它是副詞，而在 Когда вы при́ехали, было ещё светло（當你們來到的時候，天還亮着呢）這句話中重讀不在 когда 上，表明它是連接詞。

① 但是與其說是因為 стол（桌子），медведь（熊）等詞有格的变化，我們才把它們列入名詞，倒不如說因為它們是名詞，我們才使它們變格。我以為，不管怎樣，詞在句中的功能對於理解來說，任何時候都是最重要的。至於不僅從系統發生學方面、而且從個體發生學方面來談這種或那種範疇的起源問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這裡最為重要的是各種語言學材料——形態方面的、句法方面的、語義方面的——的全部綜合。——著者

② 過去有些俄語學者認為在這種情形下的人稱代詞只是前綴。現在的學者多半還是把它們看做人稱代詞，而非詞素。——譯者

根据語調我們可以分出“定語”和“謂語”，如 Рана пу-
стяková (輕傷) (回答: Да что у него? [他怎么了?]) 的問
題), пусяková 在这里是定語; рана пусяková (傷是輕
的), пусяková 在这里則是謂語。

法語中 Les savants sourds (聾學者) 和 les sourds
savants (有學問的聾子) (此例引自汪德列斯 [Vendryes] 的
“語言論” [Le langage]) 的名詞與形容詞是用詞序來區別的。
俄語為 глухие учёные (聾學者) 和 учёные глухие (有學
問的聾子)，也是用詞序來分別名詞和形容詞，不過俄語詞序和
法語詞序是不同的。

第三人稱命令式在俄語中用特殊的詞 пусть (讓) 來表示：
пусть придёт 或 придёт (讓他[或他們]來吧)。

如果我寫成 она его... рукой (她用手把他...) 那麼任何
人都會猜到有省略號的地方是個動詞。

范疇的特征和表現形式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和詞
的“變化性”相對，詞的“不變化性”也可以成為范疇的表現形
式，比如副詞就是這樣。

把形式、符號跟內容和意義對立起來，我把各詞類范疇的
這些外部表現形式稱為范疇的形式特征，因為把形式詞素(指前
綴，後綴，詞尾等——譯者)從其他特征中分離出來，劃為
特殊的一組，我看不到有任何益處。

4. 任何一個語法范疇的存在都以它的意義和它所有的形
式特征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為條件。不了解意義就不能確定形
式特征，因為還不知道這些特征是否表示什麼意義，因此，也
不知道這些形式特征本身究竟是否存在，范疇本身是否存在。

安德烈·巴甫洛維奇在其“左右為難”一文中(見1923年第
1期“國語教學”第12頁)舉出俄語詞的下列范疇：1) зóлото

(黃金), щипцы (鉗子), пять (五); 2) стол (桌子), рыба (魚); 3) сделан (被做完), вёл (曾進行), известен (著名); 4) красный (紅色的); 5) ходит (他走). 顯而易見, 這些範疇是沒有意義的, 因而在語言中也是不存在的, 尽管從邏輯觀點來看, 它們的制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 每一範疇可能有幾個形式特征, 但其中某些特征在個別場合下可以缺少. 名詞範疇由其特有的變化和句法關係表現出來. какадú (白鸚鵡) 一詞是不變化的, 但 мой какадú (我的白鸚鵡), какадú моего брата (我哥哥的白鸚鵡), какадú сидит в клетке (白鸚鵡在籠子里) 等詞組却足以說明 какадú 是名詞. 不僅如此, 如果某一詞類範疇在語言系統中完全表現了出來, 那麼僅只意義一項, 就使我們能把這個或那個詞歸入該範疇內: 如果我們知道 какадú 是鳥名, 我們用不着尋找形式特征就能知道這是名詞了。

6. 各個範疇的鮮明性是不一樣的, 這當然首先取決於形式特征的鮮明性和確定性, 部分地也取決於形式特征的数量. 而範疇的形式方面和意義方面的鮮明性則取決於形式成分的對應關係和意義的對應關係, 因為對比能使我們注意到: бёлый (白色的), белизна (白色), бёло (白), белеть (發白) 等詞能很清楚地使形容詞範疇、名詞範疇、副詞範疇和動詞範疇區別開來。

7. 既然形式特征不只局限於形態方面, 那麼問題很明顯, 物質上相同的詞可以出現在不同的範疇里, 如 кругом 一詞可以是副詞, 也可以是前置詞 (詳見下文)。

8. 如果在詞類問題上我們不是專門研究詞的分類法, 那麼可能出現同一個詞同時歸入不同的範疇中去的情形. 形動詞就是這樣,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動詞範疇和形容詞範疇共存的現象; 獨立系詞也是如此, 即兼有系詞和動詞的作用 (詳見下文)。

9. 既然我們不是在專門研究詞的分類法，那麼就不必就心一些詞沒有地方放，就是說，我們確實無法把它們歸入到某一個詞類範疇里去。比如所謂插入詞就是這樣，它們未必能構成一個明顯的範疇，其實，這正是由於它們沒有和其他詞的對應關係。各種加強語氣的詞，如 даже (甚至，連...也)，ведь (須知)，и (做“甚至”解時) 等，部分地帶有連接詞性質的詞，像 итак (總之，這樣一來)，значит (這就是說) 等等，也沒有地方安排，只好把它們放在一邊。最後，像 да (是的)，нет (不是) 這些詞，也沒有地方安置。

10. 因為我這裡所研究的主要是活的俄羅斯口語，在原則上我覺得沒有必要從文學作品中援引例子。但是如果使用俄羅斯“文學”語言的人對我舉的例子感到難以接受，那麼這些例子無疑地是可以、而且也應該受到批評的。

現在我們就來專門論述一下俄語“詞類”的問題。

一. 首先要談到的是極不清楚和很模糊的感嘆詞範疇，它的意義是“表達感情”和“缺乏可辨認的因素”，而它的形式特征是句法上完全獨立，在一段話中與其前後成分間沒有任何聯繫。如 ай-ай (唉呀，唉呀!)，ах! (哎喲)，ура! (烏拉!)，бо́же мой! (我的天哪!)，беда! (真糟!)，чорт возьми! (見鬼!)，чорт побери! (見鬼!)

很明顯，雖然 бо́же мой，чорт побери 這些語彙的語源是非常清楚的，但這只是語源而已；這些語彙的意義只是純感情方面的，但如果把 чорт побери 中的 побери 理解成為動詞，就等於混淆各種不同的歷史背景，把現代語言中已不復存在的東西強加到現在語言中。但在 Чорт вас всех побери! (你們全都見鬼去吧!) 這句話中，我們遇到的就不是感嘆詞了，

因为 вас всех 从屬於 побери. 这样, 感嘆詞的形式特征就不存在了. 在普希金的名句 Татьяна—ах! (达吉雅娜哎哟了一声!) 中, 只要不把 ах 看做是插入詞, 情况也是相同的. 我認為 ах 跟 Татьяна 發生联系, 是動詞, 根本不是感嘆詞 (詳見下文, 第八節).

因为有許多詞在句法上是独立应用的或能独立应用, 所以感嘆詞范畴尽管在某些顯明的情況下非常清楚, 而一般說來还是較模糊的. 如 спасибо (謝謝) наплевать (沒关系, 算不了什么) 等是不是感嘆詞?

把呼語归入此类, 並把呼格 (俄語只有語調形式)① 看做是名詞的感嘆詞形式未必恰当, 尽管这样做也有一定的根据. 在某种程度上, 命令式形式也是和这种情况相近的, 尤其像 молчать! (不許作声!), тишина! (肅靜!) цыц! (噤, 表禁止) тсс! (嘘!) 这一类的詞彙和字眼. 不言而喻, 那些所謂拟声詞 мяу-мяу (咪, 咪), вау-вау (旺, 旺) 等, 沒有任何根据划归到感嘆詞中去.

二. 其次应当指出两个相对的范畴: 实詞范畴和虛詞范畴. 这两个范畴的区别有下面几点: 1. 前者有独立的意义, 后者只表示思想对象之間的关系. 2. 前者本身能使該詞或詞組擴展: я хожу (我走來走去), — я хожу́ кругом (我轉圈走); я пишу́ (我在寫), — я пишу́ книгу́ (我在寫書) — я пишу́ большую́ книгу́ (我在寫巨著); 后者本身不能使詞擴展: на (在...上), при (附屬於...), в (在...里), и (和), чтобы (为了), быть (是), стать (是, 用作系詞時), кругом (繞圈, 圍繞) (я хожу́ кругом дома 我圍着房子走來走去). 3. 前者

① 古俄語有一種所謂呼格, 在召喚人的時候用. 古時呼格有其特殊的詞尾. 現代俄語中呼格詞尾已消失, 呼語中名詞用於第一格, 只是語調特別響了. ——譯者

可以帶句重音，后者任何时候也沒有句重音，除非对比时要特別強調某些詞，如 он не только был вкúсный, но и бúдет вкúсный. (它不只过去是美味可口的，將來也是美味可口的)，这是特殊情形，因为对照时甚至可以使詞的非重讀詞素(詞的部分)帶有重音。第二、三兩個区别应看作是这些范疇的形式特征，决不能把虛詞的不变化性看作是它們的特征，因为有些虛詞是变化的，如系詞(变位)，关系詞 который, какой(变格，並按性变化)。

实詞范疇中包括下面这样一些具体的范疇：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等范疇。

三. 現在來談談名詞。这一范疇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是物体性(предмётность)和实体性(субстанциальность)。借助於这一范疇我們可以把任何詞彙意义、动作、状态、性質(更不必說物体本身了)都当作物体看待，如：действие(动作)，лежáние(躺，臥)，добротá(善良)等。这一范疇的形式特征是有格的变化(在个别情况下沒有变化，如 какадú 白鸚鵡；пальтó 大衣)；有变格的詞尾系統；有一系列的名詞構詞后綴，如 -тель-, -льщик-, -ник-, -от-(а), -изн-(а), -ость-, -(о)к-, -(е)к-, 等等；可以用形容詞做定語，說明名詞的形容詞跟名詞的关系是一致的关系(如 красíвый какадú 美丽的白鸚鵡；а меня бédного и забыли 而把我这个可憐人也遺忘了；нечто сéрое и тумáнное скользну́ло мíмо 一种模糊不清的灰色东西从旁边滑过)；与被說明的名詞(不論是地道的名詞還是被認定為名詞的詞)無一致关系；說明名詞的動詞或系詞要用於人稱形式(я ё́хал в лóдке 我乘船走；лю́ди бы́ли несча́стны 人們是不幸的；кто пришёл? 誰來了?)。由此可以断定，этот ни́щий(这个乞丐)，всё доброе(一切善良的东西)

這兩個語彙中的 *нищий* 和 *доброе* 是名詞。另一方面還可以斷定，一系列的所謂“代詞”也應該看作名詞，如 *я* (我)，*мы* (我們)，*ты* (你)，*вы* (你們)，*он* (他)，*она* (她)，*оно* (它)，*они* (他們)，*себя* (自己)，*кто?* (誰?)，*что?* (什麼?)，*некто* (某人)，*не́что* (什麼，某種東西)，*кто́-то* (某人，有人)，*что́-то* (什麼，什麼東西)，*никто́* (無論誰)，*ничто́* (無論什麼) 等；此外，*это* (這) (*то* 那個〔少用〕) 和 *всё* (一切) 也可以用作中性名詞；*всякий* (任何人) 和 *каждый* (每個人) 只可用作陽性名詞；*все* (所有的人)① 可用作復數名詞。舉幾個例子：*Я этого не переношу́* (我不能忍受這個)；*Это уже надоело* (這已經使人厭煩了)；*Я предлагáл ему́ и то, и это* (這樁事和那樁事我都向他提出過)；*Мой брат всегда́ всем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我哥哥對一切從來都非常滿意)；*Я знаю́ все́* (我什麼都知道)；*Всякий это́ знает* (任何人都知道此事)；*Я беру́сь каждого́ провести́* (我負責把每個人都送去)；*Все убежали́* (大家都跑了)。但應該說明，最後五個詞帶有形容詞的性質，所以不能被任何形容詞修飾，因此，在 *Я люблю́ все́ хоро́шее* (我愛一切美好的東西) 一句中的 *всё* 已經是形容詞了，而 *хоро́шее* 是名詞。有趣的是，甚至在這樣的詞組中，如 *На сцене́ появи́лось не́что возду́шное* (台上出現了某種氣體的東西)；*Ниче́м хоро́шим не могу́ вас пора́довать* (我沒有什麼好消息能使您高興)，可以問問自己，究竟那個詞說明那個詞：*не́что* 從屬於 *возду́шное*，*хоро́шим* 從屬於 *ниче́м* 呢，還是相反。

上邊所列举的詞按它們所表示的概念的內涵來說，當然構

① *сам* (自己) 只是为了幽默起見才用在名詞意義上，例如這樣的句子 *сам пришёл* (當家的來了) (引自俗語)；*всяк* (所有的人〔短尾〕) 多多少少是一個猥褻無禮的古語詞。——著者

成特殊的一組代詞性名詞 (местоимённы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因为这个內涵異常貧乏，並且每種場合只由這些詞的一個非常不固定的特征所組成。這些詞在形式上是不能用前面的形容詞來修飾的，如不能說 добрый я (善良的我)，славный некто (有名望的某人) 等。至於變格形式，並不是各組所有的詞都是一樣的，所以也不能算作外部表現形式。從前代詞與靜詞 (名詞和形容詞) 相對立，有其明顯的代詞變格法，現在早已消失了。^①

“人稱代詞”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分出來單成一組，是因為它在動詞變位時充當人稱前綴（當然還沒有完全和動詞接合在一起）；但就是在这里第三人稱代詞（從前是指示代詞）與第一、第二人稱代詞的變格也是不一樣的。

總之，應該承認，目前在這方面俄語中還沒有清楚明確的系統：舊的代詞分化了，但代詞性形容詞 (местоимённ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代詞性名詞 (местоимённы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 的明晰的對比（像法語中的 ce [этот], cette [эта], ces [эти]; celui [этот], celle [эта], ceux [эти 陽性複數], celles [эти 陰性複數]）^② 尚未形成。這絲毫不奇怪。代詞性的詞為數不多，但在語言結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代詞中所保留的語言歷史遺跡最多，它們順利無阻地抗拒着整個語言創造的合理的統一的趨勢。

除了代詞性名詞之外，俄語中尚有一系列具有或多或少外部獨立特征的詞類。^③

① 古俄語形容詞短尾按名詞變格，所以代詞和靜詞的變格體系正好相互對立。以後長尾形容詞獲得古時指示代詞的變格詞尾，這兩種詞類變格的對立性質便消失了。——譯者

② 前三個是代詞性形容詞，後四個是代詞性名詞。——譯者

③ 關於語法中性的範疇我不準備發表任何意見，因為對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不準備做什麼補充。——著者

1. 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前者照例不用於複數。Ивановы (依萬諾夫一家)，Крестовские (克列斯托夫斯基一家) 等是家族的名稱並且是一種特殊的只用於複數的名詞。

2. 抽象名詞和具體名詞：前者在正常情況下也不用於複數。ра́дости жи́зни (生活的喜悅) 指的是某種具體的事物，與 рíдость (歡樂)，тоска́ (憂愁)，грусть (悲傷)，учёнье (學說，學業)，терпéние (耐性，忍耐) 等詞不同。

3. 動物名詞和非動物名詞：前者的第四格形式與第二格相同，後者與第一格相同。

4. 物質名詞也不用於複數：мёд (蜜)，са́хар (砂糖)；如果用於複數的時候，則是表示各樣品種：ви́на (各種酒)，ма́сла (各種油) 等等。

5. 集合名詞——當然不是指 ста́я (羣)，полк (團)，класс (班) 等詞，因為它們的集合性根本沒有表示出來。現在我們把這類詞完全看作結合成一個整體的單個的東西，然而在古代語言中卻不然，因為那時和這些詞聯用的謂語常常用複數（參看 Е. С. 伊斯特里娜所著“句法現象”一書中的諾甫格勒第一部編年史所載的教會會議清冊問題的材料。1923 年版，第 60 頁及以下各頁）。

但在現代俄語中卻完全可以用後綴 -j- 或 -(е)ств- 構成集合名詞：солда́тьё (士兵們)，му́жичьё (農民們)，тряпцё́ (破布)，офице́рьё (軍官們)，профессо́рьё (教授們)，офице́рство (軍官團)，студе́нчество (大學生們)。

6. 其次，俄語中有單一名詞 (имена́ единичные) 的範疇：би́сер (琉璃珠) — би́серина (一粒琉璃珠)，жемчу́г (珍珠) — жемчу́жина (一粒珍珠)，солóма (麥稈) — солóмина (一根麥草)，它們是用後綴 -ин- 構成的陰性詞。非常有趣的是：

這樣一來，一切可以用後綴 *-ин-* 構成單一詞的詞也構成獨特的一組，獨特的一個範疇。

關於名詞的各種範疇請參考沙赫瑪托夫的“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概論”（1911—1912學年石印版講義教程，現已鉛印）。

四. 俄語中形容詞範疇的意義 当然是表示性質 (*качество*)，這一點已為別什科夫斯基在其“俄語句法”一書中精辟地論証過了（1920年版，第54及以後各頁）。在外部形式上，形容詞範疇首先表現在它對名詞的關係上：沒有名詞，不管是地道的名詞或是被認定的名詞，便沒有形容詞。其次，表現形容詞這一詞類範疇的形式還有：1. 它與名詞保持一致關係的語法形式，雖然這並不是絕對的；2. 它的獨特的變化，這裡也包括比較級的變化（這種變化也不是必需的，而且這種比較級的變化還與副詞相同）；3. 一系列的構詞後綴，如 *-(е)н-*，*-ист-*，*-ан-*，*-оват-*，和最後一點4. 修飾它的副詞。

由此可見，我們把像 *мой*（我的），*твой*（你的），*наш*（我們的），*ваш*（你們的，您的），*свой*（自己的），*этот*（這個），*тот*（那個），*такой*（這樣的），*какой*（什麼樣的），*который*（哪個），*всякий*（任何的），*сам*（自己），*самый*（最...的），*весь*（全部），*каждый*（每個）等“代詞”和所有的“順序數詞”（*первый* 第一，*второй* 第二，等等）也都歸入形容詞的範疇內。此外，我們把所有的形動詞和與名詞發生關係的形容詞比較級形式，如：*ваш рисунок лучше моего*（你的畫比我的好），*эта местность красивее всего виденного мною*（這個地方比我看到的一切地方都美麗），*струя светлей лазури*（水流比藍天還清澈——引自萊蒙托夫的“帆”）也歸入這一範疇。把前三組詞劃入形容詞範疇是沒有人懷疑的，至於比較級，只要指出形容詞比較級與副詞的區別在於它是與名詞發生關係

的，而与那些也說明名詞的名詞的區別則在於它与原級和最高級有联系就够了。^①

形容詞中分出一組物主形容詞，它們的形式特征是：至少在主格各形式中用的是名詞的詞尾：

пап-ин-дом	(爸爸的房子)	пап-ин-а дочь	(爸爸的女兒)
отц-ов-дом	(父親的房子)	отц-ов-а дочь	(父親的女兒)
мой дом	(我的房子)	мо-я (мо-й-а) дочь	(我的女兒)
наш дом	(我們的房子)	наш-а дочь	(我們的女兒)
баб-ий дом	(女人的房子)	бабь-я (бабь-й-а) дочь	(女人的女兒)
пап-ин-о наследие	(爸爸的遺產)	пап-ин-ы дети	(爸爸的孩子)
отц-ов-о наследие	(父親的遺產)	отц-ов-ы дети	(父親的孩子)
моё (мой-о) наследие	(我的遺產)	мо-и дети	(我的孩子)
наш-е наследие	(我們的遺產)	наш-и дети	(我們的孩子)
бабь-ё (бабь-й-э) наследие	(女人的遺產)	бабь-и (бабь-й-и) дети	(女人的孩子)

但看來这一范疇正在解体中，因为在兒童語言中我們常常听到 пап-ин-ая дочка (爸爸的小女兒)；我們常說 отцов-ский дом，代替 отцов дом (父親的房子)，有时还可以听到

① 甚至在形容詞變化的語言中，形容詞可以不變化，但仍認為是形容詞，關於這一點，古斯拉夫語可以證明，如 испльнь, препрость 等。它們雖不變格，但都是形容詞。——著者

бабее лето (初秋的晴朗暖和的日子) 用來代替 бабье лето; 而像跟 волчья шкура (狼皮) 所發生的同樣的情況如果不認為是正常的, 至少也應該看作是流傳得比較普遍的現象, 在年輕一代當中尤其如此。

至於代詞這組詞, 雖然按其意義來說是一個組, 但並不是絕對不能包括一些別的詞: 比如說, 應不應該把 любой (任何的) 這個詞歸入這組呢? 在上面已經引用過好幾次的書里 (第 406 頁), 別什科夫斯基把 известный (某, 某個), данный (該), определённый (一定的) 等詞也歸入此組。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形式的標準, 代詞性形容詞這一組詞就讓人理解, 因為當名詞有好幾個形容詞作定語時, 代詞性形容詞通常放在首位, 如 любой (всякий) порядочный вдумчивый доктор (任何一個規規矩矩的深思熟慮的醫生), 這種情況並不過分地叫我們難於理解。

順序數詞的情形也是這樣, 雖然它們在好幾個形容詞定語中也置於首位, 如 Я кончил вторую киевскую мужскую гимназию (我讀完了基輔第二男子中學)。但應當承認, 在數數字的時候, 一個數目字接着一個數目字的那種堅固的聯想大大地加強了順序數詞在意義上的聯系, 因此, “順序” 概念和 “番號” 概念都表現得很鮮明, 所以還是應該把它們看成是 形容詞性的順序詞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 порядковые)。

有比較級的性質形容詞范疇和沒有比較級的關係形容詞范疇也是常見的。如 золотой (黃金的, 金色的) 可屬於這兩個范疇中的任何一個。請比較: 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金戒指) — Уж на что у тебя золотые кудри, а вот у неё ещё золотее. (你生了一頭多么金黃的鬚髮, 可是你看她的更金黃)。